

穿越王妃

2 孔雀城传奇

一生一代一双人，
怎教两处销魂。
相思相望不想亲，
天为谁春？

黑暗中的鲨鱼

著



穿越王之花

2
孔雀城传奇

黑·暗中的
度出版集团



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霸王花：孔雀城传奇 / 黑暗中的鲨鱼著. —重庆：
重庆出版社，2009.6
ISBN 978-7-229-00809-3

I . 穿… II . 黑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8234 号

穿越霸王花——孔雀城传奇
CHUANYUE BAWANGHUA (KONGQUE CHENG CHUANQI)
黑暗中的鲨鱼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责任编辑:郑 玲
责任校对:杨 婧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蒋忠智 钟丹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9.75 字数:357 千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00809-3
定价: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
录

- 
- 第一章 浪漫之旅 /1
 - 第二章 梦幻城邦 /34
 - 第三章 皇帝的情伤 /66
 - 第四章 世界上最痴情的男人 /98
 - 第五章 生死与共 /131
 - 第六章 惊天的秘密 /159
 - 第七章 冷血后宫 /190
 - 第八章 薄命公主 /213
 - 第九章 疯癫美人 /244
 - 第十章 毒酒断魂 /278



第一章 浪漫之旅

看到端木的神情突然变得非常严肃，严冰也紧张了起来。

“是什么？”严冰沉声问道。

“是狼！”

“肯定吗？”

“没错。是狼群！正在向我们靠拢。”

“戒备，狼群！”严冰高喝了一声。

“不用慌张，我们已经在附近都洒下了驱狼的药物，它们靠近不了我们。”黑暗中，端木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了镇定的力量。

但是，唯有端木和严冰心中清楚，那些驱狼的药物，恐怕抵御不了桃花庄中的狼！因为这些狼不是普通的狼，而是被圣域专门训练出来的狼。

一盏盏绿色的小灯在黑暗中闪动，那是狼的眼睛。天太黑了，根本看不见狼的身影，只能看见一只只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混乱地移动着。

纯儿透过车窗看着这些狼眼，心中若有所思：

“从它们移动的方位上来看，这些狼好像非常狂躁，显然，它们是在想办法突破那由驱狼药组成的防线，而它们的眼神又有些迷离呆滞，一点儿也不像那天攻击端木的时候那么清澈明亮，这说明了什么呢？”

狼的低沉嚎声已经传来了。

“狼群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！点火！”端木沉声命令。

一声令下，就见旷野中，突然就多了一道圆形的火墙，把商队围在了中央。看来，端木他们在驻扎的时候，就已经用易燃物围起了一道墙，等着发生危险的时候点燃。

烈火倏然燃起，明亮的火光照亮了旷野，在火光的照耀下，隐藏在黑暗中的群狼纷纷现出了身形，纯儿一眼就看见，在狼群中有一张丑陋到了极致的脸——被端木砍伤的那个狼王！果然，就是这群狼！

透过火光，纯儿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些狼像疯了一样，不顾一切地想要冲过火堆，完全不像上一次那么有组织有头脑。

“放箭。”严冰命令道。

人们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一得到命令，立刻就开始搭弓射箭。可是箭一射出，人们就发出了一片惊恐的喊叫！——射出去的箭竟然纷纷偏离了方向，而且所有的箭都朝着一个方向飞去然后坠落！

这一下商队大乱，一些年长的人已经纷纷跪倒，开始痛哭着祈祷起来。因为这样的情景，和传说中魔鬼出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趁着这混乱的时候，有几只狼已经不顾烈火，径直钻过了火焰扑了过来。火苗已经把它们的皮毛引燃了，烧焦了，可是它们一点儿都不在乎，就只管扑上来朝着人和骆驼撕咬。

青壮年们想挥刀和狼搏斗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的刀竟然突然之间就变得沉如万斤，他们根本就挥不动这些刀！

地狱的大门终于打开了，人们都脸色灰暗地等待着末日的到来！

人们的心已经乱了，而一直坐在车中观察着这一切的纯儿，却越来越思路清晰：

“阴天，雷声，星月暗淡，丧失理智的狼群，纷纷坠落的箭羽，沉得挥不动的刀……”

纯儿忽然大喝一声，径直跃出了车外。严冰被她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她是被吓糊涂了，厉声喝道：

“纯儿，快回去！还没到最后关头呢，咱们还有希望。”说着话，严冰就一把拉住了纯儿。

“咱们的确是有希望。”纯儿一闪身，轻灵地挣脱了严冰的钳制，飞身上马。同时口中喝道：“这些狼已经发了疯，这里不能用铁器，要用硫黄火石炸死它们。”

话音落处，纯儿已经身先士卒，朝着最近的几头狼冲去，同时，她一扬手，就抛出了两颗装满硫黄的铅丸，铅丸落到了狼的身上，狼被炸得血肉横飞。

看见了纯儿的举动，严冰和端木也明白了过来，硫黄火药本来就是中原的产物，严冰当然随身携带。一时间，旷野中爆炸声裹挟着声声狼嚎，此起彼伏……

等到了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旷野上终于恢复了平静，只有篝火的灰烬还在冒着缕缕青烟，而空气中则弥漫着浓浓的燃烧皮肉的焦糊味，令人作呕。

商队中的人们都瘫坐在地上，满面乌黑，衣冠不整。离他们不远处，就是堆积如山的狼的残骸，可是，谁都没有心思去收拾一下。这一夜已经把所有人的精力和体力都耗空了。他们，恐怕是第一批从桃花度的魔鬼口中夺回了性命的人。

人们都已经很累了，可是当天色大亮以后，他们不用严冰催促，就纷纷起来收拾行装，大家心中现在都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就连纯儿都不敢再盼着出现什么新鲜事了。她很清楚，昨晚已经把自己暗藏的火器，和商队所储备的火器都用光了，如果再出来一群被地磁影响了脑神经而发疯的豺狼虎豹什么的，他们就只有乖乖地躺下受死了。

还好，接下来的一天总算是平安无事，快到黄昏的时候，严冰隔着车厢喊道：

“纯儿，我们现在就要走出桃花度了。”

纯儿精神一振，探出头来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没错，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出了桃花度就有一个客栈，已经在那经营了很多年了，我们今晚就住到那里。那里的酒很好，菜也不错，还能洗热水澡，我们今晚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”

严冰的最后一句话，在商队中引起了一片欢腾，的确，他们已经在外面宿营了很多天了。

严冰说得没错，再往前走不多远，就看到了一个极小的镇子，而这个小小的镇子中，还真有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客栈。

说它规模不小只是相对而言的，客栈中本来一个客人都没有，但是商队一住下，立刻就把客栈装了个满满当当。

客栈的老板和严冰是老熟人了，大老远的就迎了出来：

“日头没有下山的时候，我就听人说有一支商队正朝着这边走来了，真没想到，竟然是四公子的商队。要知道是四公子来了，我说什么都要再多准备些菜肴了。”老板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把严冰迎进了店堂，店堂中已经摆起了好几桌丰盛的酒席。

严冰也笑容可掬：

“已经够不错的了，要不是你的店开在这里，这荒山僻壤的我们到哪里去吃这么多好东西。”



端木也笑道：

“是啊，我们只有每经过这里一次，才能吃到一回你的手艺。不从这里经过的时候，还真是想得慌，你干脆把这间店搬到京城去好了。那样我们吃着也方便。”

老板也笑了：

“这就是端木公子外行了，你别看我在这里的生意红红火火，做出的饭菜，公子吃一回，能想一年，但如果我真搬到京城去，恐怕三天就得关张大吉了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“公子你看，”老板用手一指餐桌：“其实我这里供应的，都是最简单的家常便饭，口味也不一定好，做得也挺粗糙，不过就沾光在这方圆几百里，只有我一家客栈。等客人们走到我这里的时候，嘴里已经淡出了鸟来，只要能吃到热饭热菜就觉得是山珍海味了，可是，如果把我这个客栈搬到京城去，恐怕连贩夫走卒都不屑于来吃我的饭菜呢。”

一句话又引来了一场哄堂大笑，不过笑过之后，人们又都不得不承认，老板说得非常有道理。

严冰把纯儿拉到了自己的身边：

“今晚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儿，这么奔波，我真怕把你弄病了。”严冰关切地审视着纯儿的脸色。

纯儿也确实是有些疲倦了，看了看桌上的菜肴，基本都是大盆的烤肉、烧肉什么的，觉得没什么胃口。看着纯儿没精打采的样子，严冰有些担心：

“怎么了纯儿，是不是不舒服了？”

这时老板也走了过来：

“哟，这位小姑娘是……？”

“哦，她是我妹子，我看她脸色不好，怕她是受了风寒。”

“受了风寒好办，”老板脸上洋溢起了温暖的笑容，“我这就让厨房去给小姑娘煮一大碗拉面，然后趁热用辣椒爆炒一下，再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牛肉汤，小姑娘把它吃下去，保证饭到病除。”

拉面？！纯儿大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那会儿就有拉面了？！”不过想一想可不是吗？拉面本来就是甘宁地方的传统食物，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甘肃地界了。一想到拉面，纯儿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大口口水，真是太久没吃到过了。

不大工夫，老板就亲自捧出了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放着两个海碗，一个碗里是一碗

热腾腾的拉面，老板一边给纯儿上饭一边不住口地介绍：

“小姑娘，你从来没吃过我们这里的爆炒拉面吧。我们的拉面是用高汤把面条煮到七成熟，然后把青椒、红椒、葱头切成大块，放到锅中和面条一起爆炒，快出锅的时候，再加上预先炒熟的牛肉片，不住手地翻炒，直到牛肉片上的油都浸到了面条中，才能出锅。你尝尝。”

纯儿一看，果然，碗中的面条呈金黄色，各种配料更是姹紫嫣红，配在一起格外好看，吃一口，又香又辣，一口面条吃下去，身上立刻就出了一层汗。口味极重的辛香刺激起了纯儿的食欲，纯儿不禁连吃了几口。

看到纯儿这么爱吃自己的拉面，老板不禁眉开眼笑：

“来，再尝尝我的牛肉汤，这是用真正的老汤吊的味儿，把你身上的寒气，就都跑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
纯儿一边吃，老板还在一边不停地絮叨着：

“对，吃饭就应该这个样子，你身体太单薄了，你得好好吃饭，长得像我家的丫头那样壮壮实实的，才敢在这戈壁滩上行走。要是像你这么瘦瘦弱弱的，是过不了戈壁滩上的冬天的。这不，我丫头出来了。你瞧。”

纯儿一抬头，果然看见从后面走出了一个姑娘，只见她身材高挑健硕，脸色红润，相比之下，这个女孩子比纯儿整整大了一号。看上去，她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年纪，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缎子棉袍，领口和袖口上还镶着皮子，漆黑的头发梳成了一条粗粗的大辫子，一双眼睛顾盼生辉，眼神凌厉逼人。

只见她大大方方地走到了严冰的面前，大声地打着招呼：

“四哥，你来了。”说着话，就自己搬了张凳子坐到了严冰的身边。

“是啊，我一来找不见你，就问你爹，红漠呢？老板说，红漠听说端木公子来了，在后面换衣裳呢。”严冰含笑调侃。

红漠笑了一下：

“四哥就会拿我开玩笑，我知道我爹不会这么说的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爹整天都在跟我说，人家端木公子是贵公子，看不上我这种野丫头，让我早点儿忘了他，好好嫁人。”说着话，红漠还狠狠地瞥了端木一眼。

端木却似浑然未觉，仍旧低头饮酒。

他那无所谓的态度再一次激怒了红漠，红漠压了压心中的怒火，又看向了纯儿：



“四哥，她是谁，是你的心上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她是我的妹妹。”

“既然她不是你的心上人，那一定就是端木公子的心上人了？”

说完话，红漠就充满仇恨和挑衅地望着纯儿，纯儿对她的敌意感到莫名其妙：

“我为什么非得是谁的心上人不可呢？”

“你们汉人的女子，不是只能跟着自己的心上人一起出门吗？现在，他们既然肯带你走商路，那一定就说明你是他们的心上人。”

说完话，红漠又狠狠地加了一句：

“真不知道你凭什么迷住了端木公子，看你这么瘦，简直就像草原狼一样丑！”

本来纯儿虽然外表才十几岁，可心智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人了，是不会跟这么个小丫头计较的。但是红漠的这个比喻太不恰当了，一提到草原狼，纯儿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了那张狰狞的狼脸，这张狼脸还毫无预警地就安在了自己的头上。纯儿一阵作呕，跑到了外面，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

“哎呀，你这个丫头，小姑娘瘦不瘦碍你什么事了，你真是的。”老板出言责怪红漠。

但是红漠根本就没有听她爹说话，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端木，她清楚地看见，在纯儿向外跑的时候，端木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关切的目光。

红漠的心被仇恨装满了，她恶狠狠地盯着纯儿，如果目光能够杀人，她现在就已经把纯儿千刀万剐了！

天黑透了，纯儿早早地回到了自己房间，想好好洗一个热水澡。当地人都用一种巨大的木桶沐浴，纯儿坐在木桶里，整个身体都浸泡在热水中。热水缓解了她连日来的疲劳，一阵酸软遍及全身，她整个人都变得懒洋洋的，半睡半醒。可是她的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桃花度的事情。

“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整个桃花度的地下，一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磁场。每当自然环境契合的时候，比方说阴雨天，磁场的作用就会凸现出来，而磁场干扰了野兽的大脑，使它们丧失了理智，变得疯狂，再到了某一特定的时间段，这种干扰达到了顶峰，就发生了昨晚那样的事情。但是，这群狼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整件事中唯一的疑点了。”

“小姐，我再帮你加点热水？”玉环轻唤道，她刚刚洗完衣服回来。

“不用了，就洗到这里吧。”说实话是没洗够，但是纯儿不忍心让玉环再继续工作

了，“你也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”

“对了，小姐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看见端木公子正在咱们的门口徘徊，还问我小姐现在在做什么呢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纯儿早就想到了，自己随机应变打败了狼群这件事，严冰和端木肯定还会要她一个解释的，反正也躲不过去，就干脆接招吧：

“你出去看看，如果他还在，就问问他有什么事情？”

玉环端水出去，刚一出门，迎头就看见端木臻华：

“端木公子，你是找我们小姐吗？”

端木站在月色下，看见玉环端着洗澡水，他不禁有些尴尬，干咳了一声：

“嗯，我想找纯儿说点儿事情，她睡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。小姐，端木公子找你。”纯儿扬声喊道。

纯儿随即应道：

“端木大哥请进来吧。”

端木走进房门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纯儿衣衫单薄，正在擦拭着头发上的水迹，浑然去雕饰，整个人看上去温婉、自然，在灯光的映衬下，清新得宛如春天黎明的第一缕晨风，让人怦然心动。端木不禁有些痴了。

“端木大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”虽然认定了端木是为了桃花度中的事来的，但纯儿还是故作不知地问道。

“哦，是这样。今天红漠胡闹了一场，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
“嗨，没事，她就是小孩子心性，我不在意的。”

“你又吃了点儿东西没有？”

“玉环帮我热了一些咱们自己带的食物。”

端木不说话了，纯儿等了一会儿，见端木还不提桃花度的事，只好又问道：

“端木大哥，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”

端木的目光投向了别处，半晌，才低声说道：

“这间客栈开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所有的商人往来商路都会在这里投宿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我真的只是在这里投宿而已。红漠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喜欢纠缠我，但我一直没理过她的。”看纯儿没反应，端木又重重地加了一句：“真的。你能相信我吗？”

说实话，虽然红漠今天对自己非常的不礼貌，但是纯儿并不觉得红漠和端木的事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。在她的眼里，红漠不过是一个乱吃飞醋的小丫头，她不明

白，端木为什么还要专门来解释这件事情。但是看端木的样子特别认真，她也只好顺应着说道：

“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肯定相信。”

听了纯儿的回答，端木仿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：

“你相信就好，我就是怕你会瞎想，没别的事了。我走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昨天也把你累坏了。”

端木走了，过了半天，纯儿还在莫名其妙，她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端木大晚上的跑来，竟然不是为了问昨夜遇险的事，而是为了解释红漠的事，真是奇怪。

纯儿哪里想得到，现在在端木的心中，就算再闯一回桃花度，都比不上解释红漠的事情重要，他真的很怕纯儿误会他。

夜静更深，纯儿和玉环同榻而眠，连日劳顿，她们都累坏了，此刻，两个人都睡得很沉。

忽然，一阵熟悉的警觉直接插入到了纯儿的梦中，纯儿倏然转醒，院子中依旧是一片寂静黑暗。尽管如此，纯儿还是握住了枕头下面的落蕊神针。

就在她握住落蕊神针的同时，院子里突然同时亮起了一片火把，紧跟着一阵嘈杂声传来。

纯儿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土匪打劫！”

而就在此时，院子里又响起了一个非常嚣张的声音：

“爹，商队的人已经全都被捆起来了，我现在去把那个丑丫头抓来！”是红漠的声音！

纯儿头皮一麻：

“看来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遇到智慧型的强盗了。”

纯儿心念急转，既然商队里所有的人都遭了暗算，那么说明这伙强盗的人数还不少，如果自己现在一味拼打，就算能闯出去，也救不了大家，既然如此，索性先按兵不动，看看情况再说。

纯儿打定主意，匆忙收拾了几下，往怀里塞了几件东西，房门就被踹开了，红漠领着几个彪形大汉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：

“把她们绑起来！”红漠一挥手。

纯儿暗自点头：

“嗯，看这架势，红漠当女土匪已经有年头了，是个惯犯。”



纯儿和玉环被五花大绑着推出了房门。看纯儿总是盯着自己身上的麻绳看，红漠狠狠地推了她一把：

“看什么看！”红漠叫嚣着，“这绳子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刚刚用药水浸过，一会儿干了就会不停的收缩，一直嵌到你的皮肉里面去，折磨死你！就算是野牛都逃脱不了，你等着受罪吧！”

“野牛逃脱不了，是因为它没当过特警。”纯儿在心中对红漠的嚣张不屑一顾。

红漠等人押着纯儿和玉环一直走到了客栈的最后面，客栈的后面是一排普通的仓房。此刻，正中间的一间仓房门大敞着，屋内灯火通明。纯儿她们俩就被拖进了这间仓库，进去以后，纯儿才发现，原来这间仓库里别有洞天！

仓库就是一间空屋子，屋子的四壁上插着燃烧的火把。而屋子的正中，是一个方形的大洞，一排整齐的台阶一直朝着洞的深处延伸而去。

纯儿她们被大汉们推推搡搡地拾阶而下，洞中黑黢黢的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纯儿在心中默默地推测着：

台阶一直在向下延伸，每一级台阶约三十厘米，已经走了一百多级了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坡度，她们现在已经在地下三十多米的地方了。纯儿心中暗暗惊呼：

“好大的手笔，这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强盗？！”

石阶终于走完了，纯儿的眼前豁然一亮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石头大厅中。大厅是方形的，足足有一百平米，屋顶、墙壁、地板都全部用石头砌成。大厅的四壁上也插着燃烧的火把，把大厅照得一片红亮。大厅的正中，摆着一把椅子，毫无意外的，客栈老板正笑盈盈地坐在椅子上。

而在大厅的两侧，密密麻麻的全是石柱，商队中所有的人都被绑在了石柱上，严冰和端木也不例外。纯儿和玉环也被绑在了其中的两根柱子上。纯儿看见，商队中的很多人此刻还都是昏昏沉沉的，看来人们都中了迷药。

纯儿的心中当下雪亮——老板在饭菜中做了手脚，而自己却因为红漠的闹事，把饭菜都吐了出去，恰好躲过了一劫。

“好了，小姑娘也来了，现在大家都到齐了。”老板笑容可掬地说道。

“四公子。”老板恭敬地唤了一声。

“有什么指教？”严冰终究是有些武功底子，虽然也中了迷药，现在也是四肢无力，但是神智却已经清醒了，所以，现在听见客栈老板叫自己，就淡淡地回话。

纯儿心中惊叹，真没想到，此时此景，严冰还能如此淡定，值得钦佩。



“指教不敢。只是想问问四公子还有什么想说的？”

严冰竟然洒脱一笑：

“落到你手里，是我严冰艺不如人，想我走了十年商路，也认识了你十年，竟然在你这里打了眼，一点儿都没看出来，你竟然是个强盗，说真的，我很佩服你。”

“四公子客气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落到我手里的商人无数，其中也不乏英雄人物，可是像你这样死到临头，还从容镇定的，我真是第一次遇到，所以，应该说我佩服你才对。”

“好了，”老板忽然脸色一正，“说正经事吧，我把各位请到这里来，当然不是为了表达我的崇敬之情的。”

“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。”

“不过，因为我敬佩四公子是个英雄，所以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”

“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吗？”严冰逼问了一句。

“都可以，只要是你现在提出来的，我就会答应。”

“好，君子一言。”

“驷马难追！”

“那好。”严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“既然老板您有这份盛情，那我就提了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我只有一个要求。我想当个明白鬼。也就是说，我想请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些年你究竟都做了些什么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”严冰一口气把大家心中的疑问都提了出来。

老板本来一直都笑盈盈地注视着严冰，他满以为严冰会提出来，让老板饶自己一命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严冰竟然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。老板不由得变了脸色：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放了你？”

“因为商队中的人都是我带出来的，他们如果死，我绝不独生。”严冰依旧那么从容优雅。

老板微微点头：

“好，严四公子果然是个人物。难怪商路上，有那么多好手，都心甘情愿地当你的下属，好吧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当个明白鬼。

你刚才问我究竟是谁。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，在这条商路上，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。多年来我一直经营这个客栈，过往的客商，都和我是朋友。但是你们不知道，我还

有一项工作，就是打劫，像今晚这样。而之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在商路上还有我这么一号强盗，就是因为，我不是每支商队都劫。”

“这也是我最奇怪的地方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你为什么今天才打劫我呢，我这次并没有带什么特别贵重的货物啊？”

老板呵呵一笑，犹如夜枭：

“那是因为，我只打劫一种商队——就是在桃花度遇险的商队！四公子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每当桃花度的魔鬼出现，从来都没有商队能够逃脱吗？那就是因为我！即使商队像你们一样，侥幸逃脱了桃花度，也会和你们一样，死在我的手里！我会像今晚这样，在饭里下好迷药，然后很容易就抓住他们，杀死他们。然后把尸体送回到桃花度，这样，人们就都会认为是桃花度的魔鬼杀死了他们！当然，那些没能逃出桃花度的商队，就由我在他们死后，再去收拾他们的那些财物！”

纯儿听得遍体生寒：

“好阴险的强盗！竟然利用这里独有的自然环境来犯罪！”

老板的话还在继续：

“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已经是商路上最富裕的强盗，却也是最安全的强盗。今天，我杀死了你们，明天，还会有客商把我当成朋友！我会像往常一样，好好地接待他们，静静地等待桃花度的魔鬼再一次出现！”

一直沉默着的端木开口了：

“这么说，地狱的窗口这个谣言，也是你造的了？”

“没错，我需要增加桃花度的恐怖。”

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？”端木的眼光突然变得凌厉，“你和圣域到底是什么关系！那群狼是不是你召唤来的！？”

“这不能告诉你！”老板对于端木的逼问猝不及防，脱口而出。

纯儿清楚地看见，当端木提到圣域的时候，老板的眼睛中闪过了一种强烈的恐惧。一下子，纯儿的心中就有了主意。

“你们现在中了我的迷药，根本就使不出力气，其实我不用跟你们费这么多话。我大可以和往常一样，杀了你们就完了，可是，我今天确实是有事想和你们商量。”

看人们都不理自己，老板只好继续自说自话：

“我的那个丫头红漠，非要嫁给端木公子。我也知道，要是放在往常，像端木公子这样的贵公子是根本不会要我们红漠这样的野丫头的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端木



公子是我的阶下囚，而红漠是这里的主子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谈谈婚事了？”

“原来你是要跟我谈婚事。”端木微微点头：“那你是准备先杀死我再成亲呢，还是先成亲再杀死我呢？”

要不是现在不能太活跃，纯儿真想为端木的幽默喝彩。

老板也笑了：

“端木公子真会说笑话，如果你和红漠成了亲，你就是我的女婿，我怎么还会杀你呢？”

“那我的朋友们呢？”

老板又发出了一阵笑声，笑得让人毛骨悚然：

“你看，我就知道端木公子是个重情义重朋友的人，所以才会把这些人的命留到现在。要是放在往常，我都是趁他们睡着就把他们的命要了，哪里还会费这么大的周折。”

“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如果端木公子和红漠成了亲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我怎么会杀死朋友呢？再说了，我也知道端木公子你的脾气，如果我杀了他们，你是宁可死也不会答应娶红漠的，所以我为了女儿，可以不杀他们。”

“那如果我娶了红漠，你再杀死我的朋友呢？”

“我保证不会！”

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，你怎么还会让他们活着？”端木的声音霎时变得冷酷了。

老板忽然站了起来，仿佛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：

“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些年我当强盗也当烦了，我挣的钱十辈子也花不完。所以，如果你答应了娶红漠，并且就在这里和红漠成亲，并且用你们波斯的神发誓，一辈子对红漠不离不弃，不再找别的女人，我就一把火烧了这间客栈，咱们远走高飞。”

“你是不是太狠了，成了亲，还得对着我们的神发誓？”

“那当然，像端木公子这么英俊的人物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有无数女人迷恋的，我得为红漠一辈子的幸福打算啊。”

半晌，端木长叹了一声：

“你好像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？”

“的确是，不信你看。”老板轻轻地拍了两下手，竟然立刻就有两个大汉捧出了一

套全新的衣裳：

“我连婚礼都准备好了。”

趁着端木和老板唇枪舌剑的工夫，纯儿已经用暗藏在手镯中的弹簧锯条割断了捆绑自己的绳索——这也是她进宫时做的暗器之一。此刻，纯儿一边偷偷活动着手腕，一边等待着时机。

端木把目光投向了严冰：

“四弟，别怪我，我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，是为了兄弟们的性命。”

严冰有点懵，不知道端木这句话为何而来。他和端木相交多年，也知道波斯人把对神起誓看得极重，现在端木为了救大家的性命而牺牲了自己，怎么还怕会有人怪他呢？

端木这句话本来是说给纯儿听的，可是现在看严冰对自己的话茫然不解，再看纯儿连看都没看自己，心中忽然一阵悲凉，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动心了，难道，就这么错过了吗？

红漠一直守在一边，现在看端木答应了婚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三两步就蹦跳到了端木的跟前，笑盈盈地说道：

“端木大哥，你终于答应娶我了，我好高兴。”

端木望着红漠长叹了一声：

“红漠，你真的要嫁给我吗？”

“当然啊。”

“红漠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不爱你，我要是娶了你，那就是害了你啊？”

“那你就害了她吧，反正她也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，众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纷纷回头，说话的当然是纯儿。

“你们都看我干吗，我又没说假话，这个丫头性格凶残，做人刻薄，怎么看都不是好人，你既然觉得娶她是害她，那你就要娶了她吧。”

纯儿这一番话，说得红漠晕头转向，一时还真想不明白纯儿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端木也有些混乱，他倒是愿意把纯儿的这句话当成是在吃醋，可是又觉得这种吃醋的方式有些怪异。

“行了，你们别发愣了，端木臻华，我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真喜欢这个女土匪。”

纯儿声音清脆地问道。